浮山书院那些事

□朱继娟

“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活泼又聪明，他们调皮又灵敏，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那片绿色的大森林”每当这首欢快的乐曲在耳边响起，总会忆起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忘不了，每天放学后赶着回家看《蓝精灵》的急切脚步；忘不了，在商店里看到蓝精灵玩偶时的喜悦心情；忘不了，每个可爱的蓝精灵在我儿时幼小心灵种下的爱与智慧的种子；因有蓝精灵们的陪伴，我的童年过得充实而又快乐。相信每个人的童年都会有这样一部动画片，无论何时何地听到或看到它的名字都会满心喜悦。

带着儿时的回忆，我选择在一个惬意的午后观看了电影版《蓝精灵》。当头戴白帽子，身穿白裤子，只有三个苹果摞起来那么高的蓝精灵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，我隐藏多年的童心瞬间被激活了，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到了童年的时光：坐在沙发上，吃着零食，看着蓝精灵和格格巫上演的一场场闹剧，会因为蓝精灵的机智而傻傻地笑，也会因为可恶的格格巫而突然皱起眉头。尤其喜欢那个总是给大家制造麻烦的“笨笨”，总是那么不小心。他一动我的心就会提到嗓子眼，不知下一秒又会惹出什么乱子来。不过，当他低着头、背着手、右脚在地上画着圆圈向大家认错时，谁还忍心责怪他呢？他们居住在那片绿色的大森林中，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蓝月亮节紧张而又有序地忙碌着，不料邪恶的格格巫带着阿兹猫闯入精灵村庄，受惊的蓝精灵慌忙逃跑，误闯神秘石洞，在奇异的蓝月亮照耀下竟然穿越结界来到纽约中央公园。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中，精灵们与格格巫斗智斗勇，在试图返回精灵村的过程中，他们遇到了重重困难，但在蓝爸爸的领导下，精灵们相互关心着、相互鼓舞着，最终打败邪恶的格格巫，返回到属于他们的大森林中。

看完影片，个个场景历历在目，久久不能忘怀的是蓝爸爸每晚在睡觉前给精灵们盖好被子后，自己才吹灯睡觉以及在危机时刻甘愿牺牲自己的场景，看到这样的场景，谁都会为其间自然流露的真情所感动？

不知怎的，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，我总会时不时地想到我们浮山书院的那些人、那些事，也许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，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生活在影片中还是现实中。浮山书院就是我们的精灵村，它坐落在青岛大学一幢不太为人关注的楼中——笃行楼。其中活跃着一群比蓝精灵还可爱的人儿，他们中间也有家族大管家——蓝爸爸、善良可爱的麻烦制造者——笨笨、自负无止境的眼镜男——聪聪、全新苏格兰动作英雄——勇勇、喋喋不休抱怨帝——厌厌。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一起上课，一起工作，井然有序，总有说不完的故事。他们也有属于他们的一年一度的蓝月亮节——“咏而归”元旦晚会。当然他们的生活也会经常被邪恶的格格巫打扰：工作中因疏忽而造成的一点差错；举办“浮山讲堂”时遇到的重重困难；准备课堂辩论时遇到的拦路虎。不过无论这些格格巫有多强大，都会被勇敢机智的精灵们打败，因为“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”。

我很庆幸能够成为浮山书院的一员，在这里，有老师的谆谆教诲，有学长学姐的言传身教，有同学的感动与帮助，更有学弟学妹的无限希望;在这里，我懂得了友情的涵义，获得了知识与素质，找到了自信与使命，更收获了值得一生细细品味的回忆。还记得，在刚进浮山书院第一次开班会时，学长对我们说过的那句话“我们是幸福的、快乐的、成就一群人使命的人”，只记得当时对这句读来有点拗口的话一点都不理解，问学长学姐，他们却说:“以后你就会慢慢明白的。”如今再细细咀嚼起这句话，顿时觉得口中五味杂全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。“正心修为、本立道生、感时应势、成就使命”这是每节课苗老师都会领着我们朗诵的课程目标，还有鲁迅热风中提到的萤火虫精神,“愿中国青年，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，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就像萤火一般，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，不必等候炬火。此后如竟没有炬火，我便是那唯一的光。倘若有了炬火，出了太阳，我便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，不但毫无不平，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：因为他照亮了人类，连我都在内。”在老师的引领下我们找寻着自己的使命，我们甘愿做一只萤火虫，在炬火尚未出现之前照亮别人的路，哪怕我们的光还不足以照亮自己的目光所及，但我们相信无数萤火虫聚在一起就会照亮周围的世界，为黑暗中迷路的人照亮前方的路。

浮山书院，因为有爱，所以快乐。

消失的报摊

□刘建新

每天乘坐公交车上班，都要经过这座岛城知名的环形立交桥，桥北人行道旁一侧的护栏内，有一个小小的报摊，报摊紧靠着人行道的出口，来来往往的行人会随手买份报纸。从住处到单位大约七公里，沿途有数不清的报摊，但这个报摊引起了我的关注，因为卖报的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大娘。如今，报摊已经消失，卖报的老人也不知何去何从。

一年半前，“改邪归正”的我封存了每天上班驾驶的私家车，重新回归公交车。开了五年多私家车上班，又改乘公交，充满了新鲜和不适应，还好我这个人不是急脾气，喜欢观察和思考，乘车途中权当欣赏风景，或是思考点“不着边际”的问题，十几站的路程不知不觉过去了。

上班途中的第二站，就要通过这座每天塞车慢行的立交桥，给了我充裕的时间观察桥上的风景。桥上车流如织，桥旁行人匆匆，就在桥北人行道护栏旁，有一个用一张破桌子支撑的报摊，卖报的是一个白发苍苍，衣着陈旧俭朴的老太太。看神态，老人应该年近八旬，她的行动明显迟缓，沧桑的面颊露出忧郁的笑容，向来来往往的行人兜售着报纸。这大概是个生活艰辛的老人，卖点报纸来补贴日常开销，或许，她生活拮据？也许，她是孤寡老人？当然，这是我的主观臆断，倘若没有特殊困难，她一定不会做一个辛苦的卖报人。

秋风吹来，天气很快变凉，寒冬也在人们不情愿中悄然而至，报摊在空旷的马路旁毫无遮挡。我坐在公交车上张望，看到了卖报的老人，她穿了一件陈旧的蓝色面包服，戴着厚厚的毛线帽，脖子上围着一条旧围巾。寒风中，她一边整理着报纸，一边用一条大理石板压好，不让报纸被风吹跑，时不时地有过路人买份报纸，又忙忙活活拿报找钱。老人有点行动不便，动作慢慢腾腾，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我不禁心生怜悯。唉！这个可怜的老人，无论冰天雪地，她要起早贪黑卖报度日，一个小小的报摊，一天也不会有太多收入。不寻常的卖报老人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，每天乘车路过此处，我都会扭动脖颈，目不转睛地注视报摊，直至报摊离开视线。

可就在最近的一天早晨，坐在公交车上的我习惯性地搜寻立交桥旁卖报老人的身影，看到的是熟悉的报摊被塑料纸封盖着，却没见老人的影子。我不禁心生疑问，或许是老人感冒发烧?也或许是因为有事脱不开身？随着公交车的移动，我的思绪纷飞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没看到卖报的老人。开始，卖报的那张桌子犹在，可几个月后，桌子也荡然无存，报摊就此无影无踪，老人也再没出现。

有一个周末，我徒步路过那里，打听周边一个开小卖部的大姐，大姐也不知卖报老人的信息，说她也很久没看见卖报的老人家了，平时看到老人每日辛苦卖报，感觉挺可怜的，不知什么原因不出来了。或许老人身体有恙？或是家中有何变故？疑问中，我带着感慨离去。

时至今日，立交桥旁再没出现卖报的老人。老人家，您还好吧！